■灯下漫笔

胡耀邦当年说的那个“风球”

□沈 栖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40年。在庆贺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得回眸一下所经历的崎岖而艰辛的路途。中外合资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足以窥其一斑。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我国中外合资企业应运而生。然而,由于“左”的思潮遗绪尚存，对在华夏大地建立由外资入股、参资的企业并未取得一致认识，几乎每一个大的项目、每一个没有先例的举措，都意想不到地毁誉交织，频频受阻。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福日公司）的诞生就是一个显例。

享有中央赋予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福建省，对外开放后即与日本日立公司探讨合资兴办一家电视机总装厂的可行性，且进展迅速：1980年12月签订合同，1981年6月，总投资240万美元的福日公司即试投产。对福建而言，仅以原电子设备厂的厂房和设备作价入股,没有花现汇,就建起了两条能够装配出世界先进水平的电视机生产线。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视察后，为之振奋，称赞说：“这是一道让人心动的风景！”

然而，在当初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尽管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发展、国民的幸福，但对改革开放政策仍有不同认识，尤其是对中外合资企业更是引发诸多是非之争，福日公司便自然首当其冲。从高层到地方都有不同声音，这无疑给福日公司乃至福建省委带来巨大压力。这些压力或来自同一行业的，如当地有一家竞争不过福日公司的电视机厂，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攻击这个横空出世的同行，向有关部门“告状”；或来自企业界的非议，说是“冲击了民族工业”；更有甚者，这个压力还来自高层，如1982年3月14日，一位国务院分管领导在《目前在利用外资方面一些散乱现象》一文上的批示，直接斥责福日公司“问题严重，是一个殖民地性质的厂子”。

难能可贵的是，在众说纷纭之际，福日公司得到了福建省委的鼎力支持，特别是省委书记项南排众议、顶逆风、勇探险、解难题，使得这家中外合资企业顺利进展。他在《福日公司调查报告》上明确批示：“在我们缺乏资金和技术，又有多余劳力的情况下，只要不损害国家主权，不冲击民族工业，采取双方互利的合资经营方式，是正确的，不应该犹豫和动摇的。”

有关福日公司各持一端的争论，引起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关注。1982年11月，他风尘仆仆来到福建视察，专门就这场争论发表了讲话，认为：“福日公司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风球’，以此可以观测中国对外开放是收还是放，能否坚持下去。即使吃亏，也要继续坚持办好。”胡耀邦特别要求随他入闽视察的中央有关部门同志多留几天，以帮助福日公司解决面临的一些困难。

胡耀邦把福日公司视为一个“风球”，其实，它不止是对中日经济合作起着测试的作用，对整个改革开放的走势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倘若把刚建立的福日公司关闭了，那不仅是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夭折，更是意味着改革开放这一国策的受阻、国民经济发展的倒退！实践证明：这个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是办得成功的：职工人数不到国内同类企业的1/3，而劳动生产率却高2倍多，19个月上缴税利为中方投资额的21倍，产品质量可与日立牌同类产品相媲美。1986年，福日公司出口量为6万台(是前5年的总和)；1988年首次突破原来的38万台设计规模，经济效益雄踞福建省50家大型企业之首。

2017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改革者撑腰》的评论，热情赞誉了福日公司这一观测改革开放态势、具有划时代标志的“风球”，更是高度评价了当年高瞻远瞩、气魄非凡的“改革开放的大将”，这段经历将彪炳共和国史册！

■法官手记

观影有感

□贾雯婷 李潇

最近看了日本导演是枝裕和2008年执导的《履步不停/Still Walking》。看到最后年老父母的步伐双双消失于阶梯那一幕，情不自禁流泪。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爷爷奶奶家族，还有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代的消逝，一代的延续，再一代的消逝，如此循环往复。山河依旧，故人不在。我的童年，离我已是很远。成人后的故乡，却成了思念的地方。每年回家，就会看到妈妈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手上的斑纹更多了，但为我下厨满足味蕾的勤快却不曾减少。龙应台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的告诉你：不必追。”他们不再牵着你走了。你觉得很寂寞，因为手里很空。但其实你背向世界一个人出发的时候，有人沉默地目送。

这部电影记录一家人过去几十年的苦乐哀痛，电影张力不多，故事平铺直述，它是每个人在家庭生活中都会经历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曾经是儿子、女儿，或爸爸、妈妈，也可能是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亲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巧妙关系，从来没有人可以避免，差别只在于程度或方式。

电影的魔力正是能将时光做切割打散后再重新排序，即蒙太奇手法。人生似乎可以重来，但时间却从不停止。一个家族的兴盛衰落，一个家族悲喜参半的故事在两天内的时间框架内娓娓道来。

这部电影带出几个议题，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但又平易近人的电影。它对所有的议题不做任何评判，不做任何意识形态的灌输，它只是对观者叙述一个家庭故事的起承转合。导演在平实的主题里注入新意,让我们换一个观看视角。越是平实平凡的故事越动人，但也越难掌握细节的精准表达。平实的背后,是层层叠叠的思绪和内心纠结。是枝裕和的作品,是生命故事,是社会写照,是时代剪影。他从不妄想告诉观众答案，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经历与体验。他的电影,至多只是陪伴观者一起体会人生的一种可能方式而已。

■清风歌

老胡调解记

□石 路

老胡何许人也，是一个从市区退休到乡下定居的热心人、也是位调解人。

因我在乡镇分管政法，彼此得以相识。今年3月下旬，他创办的“胡文龙调解工作室”拿到了调处类民非执照。此类社会组织，区里不多，只有二三家，在东平镇是首家。其实，在这之前，老胡已在当地运作3年多了。

那天，我专门去他那儿，结果没碰到。我对居委会干部小倪说，明日帮我联系一下，我再来。没几日,我去的时候,老胡已把他的同事都叫齐了，五个人围坐在一起，像开会一样。

他见我后，忙抱歉地说：“那天你来，家里正好有点事。”“没关系。”我说。落座后，他向我介绍起自己一些经历，还特地拿出一大摞岗位、先进之类的证书。之前，我也听他说过，但证书是第一次见。他同事小高说：“这只是一部分。”我们一起交流了约一个多小时。老胡兴致极高，说着说着，他额头上已冒出汗来。我想：这既是夏日闷热之缘故，又是他滔滔不绝之因由。

今年六十有七的老胡，思维活跃,专业能力强。在职时,为沪上某国企信访、调解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成绩斐然,颇受领导上的器重。

前些年退休后，静谧而绿色的崇明生态岛吸引了他。在与妻子商量后，他们欣然来此定居。老胡说，崇明环境美、空气好，走到哪，满目葱茏。在这生活安逸，适合养老。可一段时间后，他便没有了清闲。

原来,住久了,他渐渐发现社区里一些矛盾、纠纷也不少,牵扯居委干部们不少精力。“要不,我来义务做调解工作。”老胡把自己想法和盘托出。

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挂牌，居委会还特地在原车棚腾出一间房，作为他们办公室。老胡带着几个居民骨干开始“坐堂问诊”。

有一次，两位居民因借贷到期资金未归发生纠纷。老胡接待后，查看相关凭证，认为合法借贷关系当受法律保护。获得实情后，在一方不愿参与调解基础上，他和同事受原告委托，写文书到法院寻求支持，最终使原告款项得以追回。

有位老人因长年患病，性格变得古怪，脾气又暴躁，其家属也承受不了。他们不厌其烦地做老人及家属工作、上门看望,通过亲情、感情和法理方面的疏导,使双方谅解,家庭生活也由此和睦起来。

有年春节,罕见冰冻灾害天气来袭，一些居民家中水管爆裂，楼上的水渗漏到楼下，弄得人家一塌糊涂，邻里之间发生矛盾。镇政府、社区和物业公司，一方面动用消防车解决生活用水，一方面组织力量抢修水管，忙得不可开交。为避免“雪上加霜”，胡文龙和同事们主动出击，对产生矛盾的邻里，及时上门了解情况，做好善后事宜，使多起赔偿纠纷获得调解。

在老旧小区综合改造、“五违四必”整治中，老胡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协助居委干部深入现场，到有想法、有矛盾的居民家中做工作。镇上其他社区干部、居民或一些企业员工有求于他，老胡都有问必答。他还和同事在家门口举办多期“法治讲堂”，将法律融入人们日常生活。

三年半下来，把积累的一些实践经验，编印成小册子，为全镇社区调解组织提供样本。那天，老胡把小册子送到我办公室，我仔细翻阅。都是身边些典型案例，有很强的针对性。“几年来调解案做的还不少！”我边看边说。“这里仅是些近期案例，还有些案子来不及整理。”老胡解释道。

最近，老胡被市司法局评为“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

每次见到老胡，都感觉到他有一股内在的激情。他家中还有一个身体抱恙的妻子，本该多花点时间照顾，可他忙于这调解。我心想：没有心中的一份执念，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更何况对于一个异乡人、退休人来说。

桥 （水彩画）帕特森

■余墨谈屑

夏日观荷随感

□马承钧

中国素有“六月赏荷”风俗。古贤称六月为“荷月”，喻莲为“花中君子”。北宋哲学家周敦颐（1017-1073）千古名篇《爱莲说》，力挺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之美，也凸显作者高洁的情怀和操守。诗仙李白以“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秀色粉绝世，馨香谁为传……”赞叹荷花之魅（见《古风》)。王昌龄《采莲曲》云：“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李商隐则在《无题》中以“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佳句赞颂荷花是“百花春”、“六月鲜”！

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首创“盆荷”，说“敝宇今岁植得千叶者数盆，亦便发花，相继不绝，今已开二十余枝矣，颇有可观，恨不与长者同赏”云云。大文豪苏轼更发明“将花削尖簪，则花开且久”的“瓶中荷”，自称“瓶养”、“瓶赏”，玲珑别致、美不胜收矣！

神州赏荷地数不尽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阿拉上海也不乏荷花。市中心人民公园荷花池，不仅可见“红莲”，更有睡莲、王莲倩影。上海植物园有两百多种荷花供人欣赏。“水乡泽国”松江荷文化也相当深厚，沪上五大古典园林之一的醉白池更是观荷妙处。大观园也是赏荷的理想地。距七宝古镇不远的闵行体育公园，拥有申城最大的荷花池。走进上海人最心仪的豫园，步上古色古香的九曲桥和湖心亭，更能近距离观赏荷花的婀娜多姿。

画荷自古为画坛风尚。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南宋吴炳《出水芙蓉图》、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明代徐渭《黄甲图》，构图洗练、布局奇巧，堪称镇院之宝。自学成才的王冕乃画荷圣手，我去过其故乡浙江绍兴诸暨枫桥镇，那里莲花塘十里飘香，王冕心中荷花与梅花一样高洁，“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他因画荷一举成名，一时洛阳纸贵。有“五百年来第一人”之誉的巨擘张大千毕生爱荷画荷，他以“君子之风，其清穆如”赞荷花的高洁清秀。每逢“荷月”必会赏荷写生，其居住院落也要开池塘、种荷花。他的水墨荷花，构图饱满、疏密有致，豪放中不乏典雅，自是画中珍品。

1949年春，客居香港的张大千得知新中国将问世，欲为中共领袖毛泽东献一墨宝，考虑再三，他画了一幅《荷花图》，画面呈两片巨大荷叶，一浓一淡交相掩映，旁又有数朵白莲，或含苞或怒放。此画泼墨泼彩，蕴含勃勃生机，凸显蓬勃向上之势，寓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他还题款“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字样，加朱印两方。他将画卷交给何香凝，请何女士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时转呈毛泽东。毛接过此画，欣喜有加，托何向大千先生致谢，并将此画挂于书房……七十载过去，此画仍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我又想起1916年仲夏，忙中偷闲的孙中山偕宋庆龄自沪上去杭州游览，见西湖荷花盛开不觉大喜曰：“中国当如此花耶！”凸显出中山先生的秉性与品格——他不羡雍容的牡丹、芬芳的桃李，惟愿国人如荷花般高洁纯净，将来能像莲花名扬四海！国父英明，百年后今日，我泱泱中华不真的大步崛起了么!?

报纸 遗失作废或官印 传真 021-59741361
13764257378(微信同号)